

中國佛教之旅

藏密廣雪域



中国佛教之旅

3 藏密广雪域



博大精深 灿烂辉煌

——出版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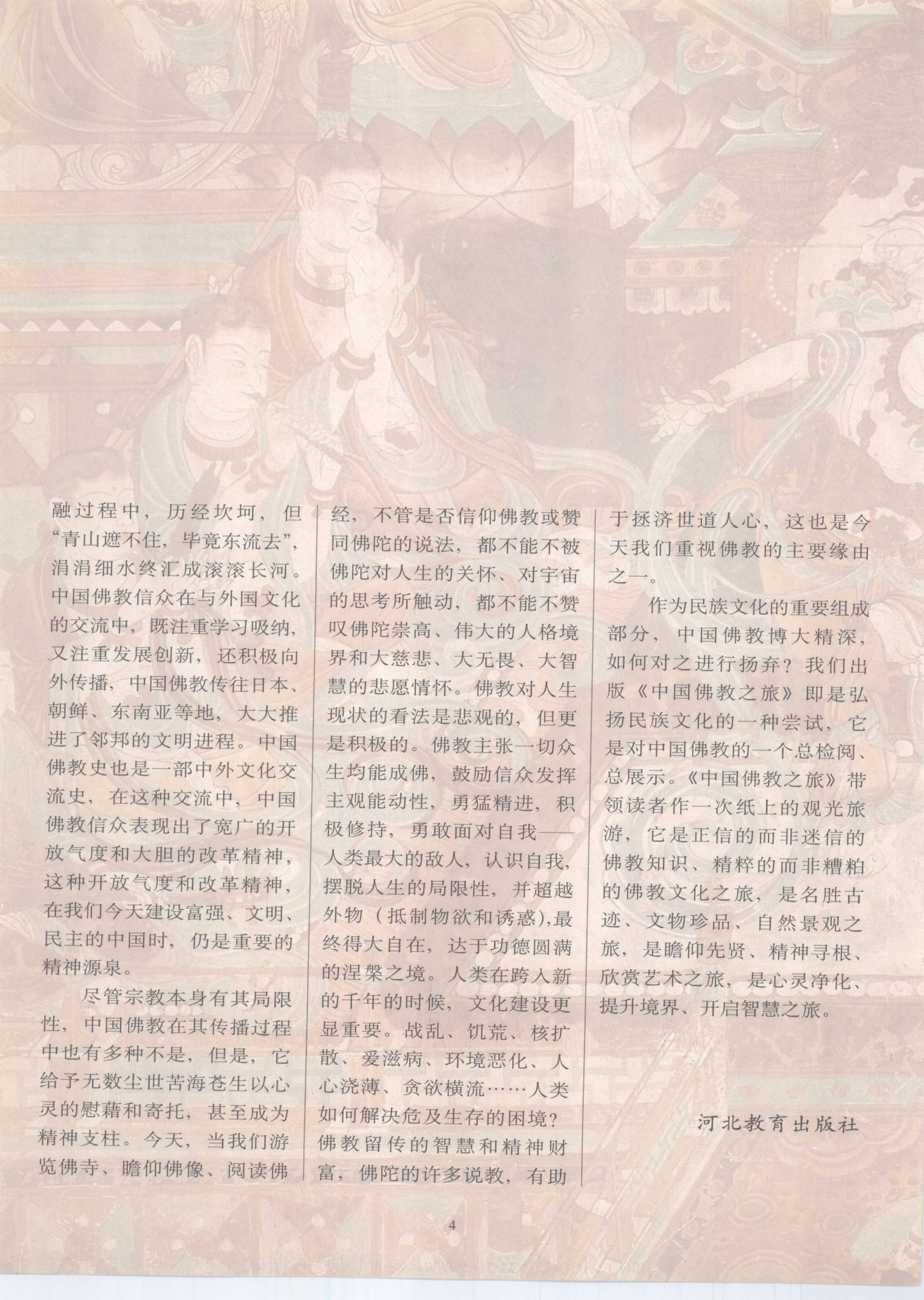
中国佛教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千年来，不但对中国社会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也十分深刻。舍身求法、“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早已流淌在中国文化的血脉里。历史上的封建朝廷大多崇佛，甚至国家大政、国民经济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官方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建寺造像等崇佛活动，当然更主要的是依靠劳动人民的智慧，佛教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令人叹为观止的遗产：从江南到漠北，从海滨到雪域，宏伟壮观的寺院、高耸入云的佛塔、琳琅满目的石窟，汗牛充栋的藏经、精美绝伦的文物、甚至残砖断瓦的遗址，无不

是中华文明宝库的瑰宝。中国佛教在创造出灿烂文化的同时，还有诸多事迹与人物：白马驮经、云冈摩崖、永宁立塔、敦煌造像、龙门凿石、大足勒山、红山筑宫、罗什译经、道安弘律、法显历险、玄奘西游、义净南征、惠能立禅、宗喀兴密、鉴真东渡……直可惊天地，泣鬼神！

佛教是最早兴起的世界性宗教，诞生于古印度，大约在公元前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其后，中国的佛教活动、典籍翻译等，渐渐展开；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广泛流行，除了一般民众把佛教作为宗教信仰，知识分子对佛教哲学的研究也大大兴盛起来。中国佛教在隋唐达于极盛，百花齐放，宗派纷纷建立，其中卓荦的八大宗

派——天台宗、三论宗、律宗、慈恩宗、贤首宗、净土宗、禅宗、密宗，迄今仍有弘传之人。唐代创立的南禅，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大改革，是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五代辽宋夏金元时代，中国佛教以禅、台、净三宗影响最大，同时藏传佛教尤其是黄教一枝独秀。中国佛教到近代又徐现复兴之势。今天，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使佛教活动正常开展。中国佛教按地域大致可分为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三大类，在全国有很多信徒，信众们正为住持正法、光大人间佛教精神，建设此岸乐土而奋斗。

佛教当初对于中国来说本是一种先进的外来文化，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交



融过程中，历经坎坷，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涓涓细水终汇成滚滚长河。中国佛教信众在与外国文化的交流中，既注重学习吸纳，又注重发展创新，还积极向外传播，中国佛教传往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大大推进了邻邦的文明进程。中国佛教史也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在这种交流中，中国佛教信众表现出了宽广的开放气度和大胆的改革精神，这种开放气度和改革精神，在我们今天建设富强、文明、民主的中国时，仍是重要的精神源泉。

尽管宗教本身有其局限性，中国佛教在其传播过程中也有多种不是，但是，它给予无数尘世苦海苍生以心灵的慰藉和寄托，甚至成为精神支柱。今天，当我们游览佛寺、瞻仰佛像、阅读佛

经，不管是否信仰佛教或赞同佛陀的说法，都不能不被佛陀对人生的关怀、对宇宙的思考所触动，都不能不赞叹佛陀崇高、伟大的人格境界和大慈悲、大无畏、大智慧的悲愿情怀。佛教对人生现状的看法是悲观的，但更是积极的。佛教主张一切众生均能成佛，鼓励信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勇猛精进，积极修持，勇敢面对自我——人类最大的敌人，认识自我，摆脱人生的局限性，并超越外物（抵制物欲和诱惑），最终得大自在，达于功德圆满的涅槃之境。人类在跨入新的千年的时候，文化建设更显重要。战乱、饥荒、核扩散、爱滋病、环境恶化、人心浇薄、贪欲横流……人类如何解决危及生存的困境？佛教留传的智慧和精神财富，佛陀的许多说教，有助

于拯济世道人心，这也是今天我们重视佛教的主要缘由之一。

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博大精深，如何对之进行扬弃？我们出版《中国佛教之旅》即是弘扬民族文化的一种尝试，它是对中国佛教的一个总检阅、总展示。《中国佛教之旅》带领读者作一次纸上的观光旅游，它是正信的而非迷信的佛教知识、精粹的而非糟粕的佛教文化之旅，是名胜古迹、文物珍品、自然景观之旅，是瞻仰先贤、精神寻根、欣赏艺术之旅，是心灵净化、提升境界、开启智慧之旅。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不朽的文明

——出版序

远古人类的智慧之火往往在最大限度地释放其全部能量之前，就过早地熄灭了。

二三千年以前，生活在古代印度的人们为了改变这种不幸的状况，经过持续不断、艰苦卓绝的探索，终于创立了对于人类智慧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佛教，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创举之一。

古代东方佛教的发展像当代科学的发展一样，波澜壮阔，气象恢宏。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已淡忘了历史记载的这一辉煌篇章，洞悉佛教内蕴的人也已经寥寥无几。佛教作为东方传统文化宝库中价值极高的珍品，尘封已久。

由于人类物质社会的纷繁复杂，人们往往只普遍关心自然灾害、战争动乱、环境污染、疾病流行等因素给人类的的生活和健康带来危害，却很少注意到由于未能自觉、普遍地掌握和利用佛理，从而造成人类精神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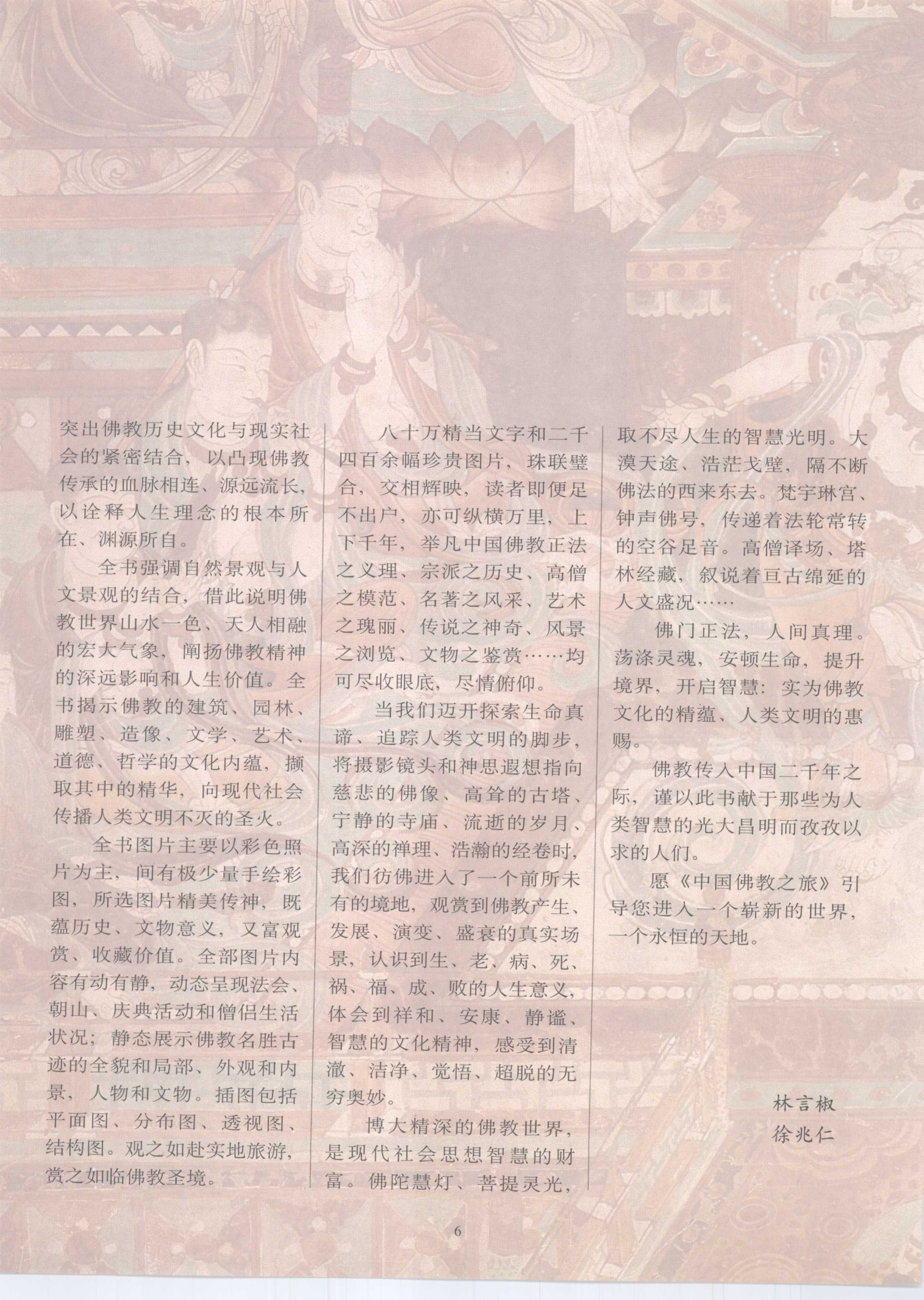
的大量流失。正是后者，使人类蒙受了巨大的精神损失。

伟大的佛教精神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才能进入亿万大众的视野之中，以生发无限的力量，开启智慧的心灵。台湾锦绣文化企业董事长许钟荣先生有此慧识，发大宏愿，提出编辑一套大型的图文并茂的《中国佛教之旅》选题，它既是自然景观之旅，更是文化艺术之旅、心灵净化之旅。北京大江流文化开发公司据此策划和组织北京地区著名研究机构 and 高等院校、佛教团体的专家、学者撰稿，并聘请著名文物摄影专家王露女士组织全国的摄影力量，搜集、拍摄高质量的照片；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王亚民先生以大气魄赞襄这一盛举。本书顾问周绍良居士、季羨林居士、隆莲法师、却西活佛精心指导，各界人士鼎力相助，海峡两岸齐心协力，经历三个寒暑，全书终于告成，奉献于世。

《中国佛教之旅》的编撰，基本上以地域分布为经，以佛教传播为纬，将中国划为十区，每区一册，各册前有概说，以便读者借此获得对于该册内容的一个整体感觉。该书最大特点在于以名寺古刹为点，以点为中心展开叙述，介绍与佛教相关的重要人物、事件、地理、文物和风景。为了补充和深化正文，各册之中还特别设置小专栏，将影响中国佛教的重要神祇、人物、宗派、典籍、教义、修法、常识等等作深入浅出的介绍，使本书更具知识性和文化品味。

全书展示了佛教在中国范围内的发展历程，反映佛教在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书中充分以纵横交织之法，重绘佛教世界的灿烂图景；以古今融贯之理，再现佛教世界的震世雄风。

历史上形成的佛教，对当代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佛教的历史遗存，在当代十分令人瞩目。全书在编撰中



突出佛教历史文化与现实社会的紧密结合，以凸现佛教传承的血脉相连、源远流长，以诠释人生理念的根本所在、渊源所自。

全书强调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结合，借此说明佛教世界山水一色、天人相融的宏大气象，阐扬佛教精神的深远影响和人生价值。全书揭示佛教的建筑、园林、雕塑、造像、文学、艺术、道德、哲学的文化内蕴，撷取其中的精华，向现代社会传播人类文明不灭的圣火。

全书图片主要以彩色照片为主，间有极少量手绘彩图，所选图片精美传神，既蕴历史、文物意义，又富观赏、收藏价值。全部图片内容有动有静，动态呈现法会、朝山、庆典活动和僧侣生活状况；静态展示佛教名胜古迹的全貌和局部、外观和内景，人物和文物。插图包括平面图、分布图、透视图、结构图。观之如赴实地旅游，赏之如临佛教圣境。

八十万精当文字和二千四百余幅珍贵图片，珠联璧合，交相辉映，读者即便足不出户，亦可纵横万里，上下千年，举凡中国佛教正法之义理、宗派之历史、高僧之模范、名著之风采、艺术之瑰丽、传说之神奇、风景之浏览、文物之鉴赏……均可尽收眼底，尽情俯仰。

当我们迈开探索生命真谛、追踪人类文明的脚步，将摄影镜头和神思遐想指向慈悲的佛像、高耸的古塔、宁静的寺庙、流逝的岁月、高深的禅理、浩瀚的经卷时，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观赏到佛教产生、发展、演变、盛衰的真实场景，认识到生、老、病、死、祸、福、成、败的人生意义，体会到祥和、安康、静谧、智慧的文化精神，感受到清澈、洁净、觉悟、超脱的无穷奥妙。

博大精深的佛教世界，是现代社会思想智慧的财富。佛陀慧灯、菩提灵光，

取不尽人生的智慧光明。大漠天途、浩茫戈壁，隔不断佛法的西来东去。梵宇琳宫、钟声佛号，传递着法轮常转的空谷足音。高僧译场、塔林经藏，叙说着亘古绵延的人文盛况……

佛门正法，人间真理。荡涤灵魂，安顿生命，提升境界，开启智慧：实为佛教文化的精蕴、人类文明的惠赐。

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之际，谨以此书献于那些为人类智慧的光大昌明而孜孜以求的人们。

愿《中国佛教之旅》引导您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永恒的天地。

林言椒
徐兆仁

目 录

藏密广雪域	9	大慈法地色拉寺	
雅砻蕃佛	10	日光圣城 (下)	48
雅砻·桑耶寺	11	拉萨·药王山	49
须弥世界 莲花生入藏弘法		药王之山 魔屋造像 石窟造像	
桑耶寺 雅砻古寺		拉萨·乃穷寺	54
曲松·拉加里宫	18	乃穷法王 护卫三宝	
拉加里官城		林周·热振寺	58
吐蕃新官甘丹拉孜 加里王史		松柏古道 呼图克图 祈愿弘法	
乃东·昌珠寺	24	乌热神山·楚布寺	62
佛法定魔 吐蕃佛像		噶玛主寺 大宝法王	
日光圣城 (上)	28	后藏三宗	66
拉萨·布达拉宫	29	萨迦·萨迦寺	67
西藏地标 日光坐政		萨迦道果 北寺瑰宝	
第一宝库 皇家佛物		南寺秘藏 萨迦文化	
拉萨·大昭寺	36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	72
白哈神殿 释迦本尊无限光明		一世达赖雪域兴佛	
六字真言		班禅驻锡传法 强巴大佛	
拉萨·甘丹寺	42	日喀则·夏鲁寺	80
黄教首庭甘丹寺		杰尊世系 布顿活佛 佛珍法宝	
十方尊胜哲蚌寺		江孜·白居寺	86

金顶银身匠心独具 名派法身相容并存 江孜画风后藏一绝		三喇苦修 皇恩浩荡 法宝奇绝	
上路弘传	92	同仁·五屯寺	124
阿里·托林寺	93	隆务属寺 绘风鲜艳华丽 造像图形为密宗所依	
火龙法会 寺仿桑耶坛城 雕绘双绝 归化达赖		法眼慧光	128
阿里·古格王国故城	98	昌都·昌都寺	129
札达洞窟 红白拉康 古格法王		格鲁大寺 弥勒大慈	
阿里·冈底斯山	102	德格·德格印经院	132
水晶宝塔 佛本斗法 玛旁圣水		康区法库 经论争辉	
安多梵曲	106	德格·八蚌寺	136
湟中·塔尔寺	107	广慧法源 红帽主寺弘传五明	
格鲁发源地 梵教法幢 研经学院与祈祷法会 塔尔寺三绝		林芝·本日山	140
夏河·拉卜楞寺	114	黑教至尊 佛本斗法	
夏河福地 传经宝地 化众活佛 甘南法会		羌塘佛云	144
西宁·瞿昙寺	120	念青唐古拉大雪峰	145
		英雄之神 天神地母 三业圣岛 羌塘孝登寺 牧区大寺 孝登法会	
		聂荣·诺布林寺	154
		本波经堂 诺布林寺三依	

藏密广雪域

——概说

在中国西南广阔的青藏高原之上，孕育了古老的藏民族。千百年来的风风雨雨，早已使散布于白雪、绿草、蓝天间的银光金顶成为藏区最为辉煌炫目、神秘莫测的动人标志了。

佛教东传中原后的几百年，雪域之巅还处于原始宗教（本波教、黑教）的巫风下，但到七世纪的西藏吐蕃王朝，佛教从印度与中原汉地相继传入，最后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恒久的虔诚向佛，既造就了藏人即地建寺、逢僧拜佛的习惯，更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佛教文化。

东起今川西、滇西北，

南到雅鲁藏布江河谷，西至喜马拉雅山、印度河附近，北及青海、甘肃南部、内蒙古、新疆南部地区，均盛行藏传佛教（喇嘛教、西藏佛教）。无论你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还是在茫茫无际的原野上，或阴森寂寥的丛林崖洞里，随风飘扬的经幡和熠熠闪光的六字真言，一步一拜的俗众和念念有词的喇嘛僧徒，都会让你身临佛境，叹服释迦牟尼的威力，如坠灵光慧影中。

藏族从生老病死到经世济民，从社会生活到文化艺术，无一不和佛教相融相关。如延请僧尼命名、藏传医药特方、超度亡人

天葬等风俗，甚至寺院教学、活佛转世、政教合一等典制，唐卡梵相绘画、《格萨尔》说唱、曼荼罗造型等艺术，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构成了丰富独特的藏佛文化。

幽远深邃的冈底斯神山、庄严富丽的布达拉宫、古朴幽静的托林寺……独一无二的活佛转世制、艰深神秘的显密双修、汗牛充栋的藏文佛经……也许，这正是印度与汉地佛教难以达到的影响力。

藏民族的“全民信佛”，已成了佛祖供奉、观音后人。在这里，不仅仅是佛寺、三宝神寓，更多的是生活，是作为人的一切。

雅砻蕃佛

—— 西藏 · 山南地区



雅砻·桑耶寺

古老的雅砻河迎着太阳升起的地方静静地流淌。河的北岸，在山石丛中平地而立的，便是有“西藏第一寺”之称的吐蕃古寺桑耶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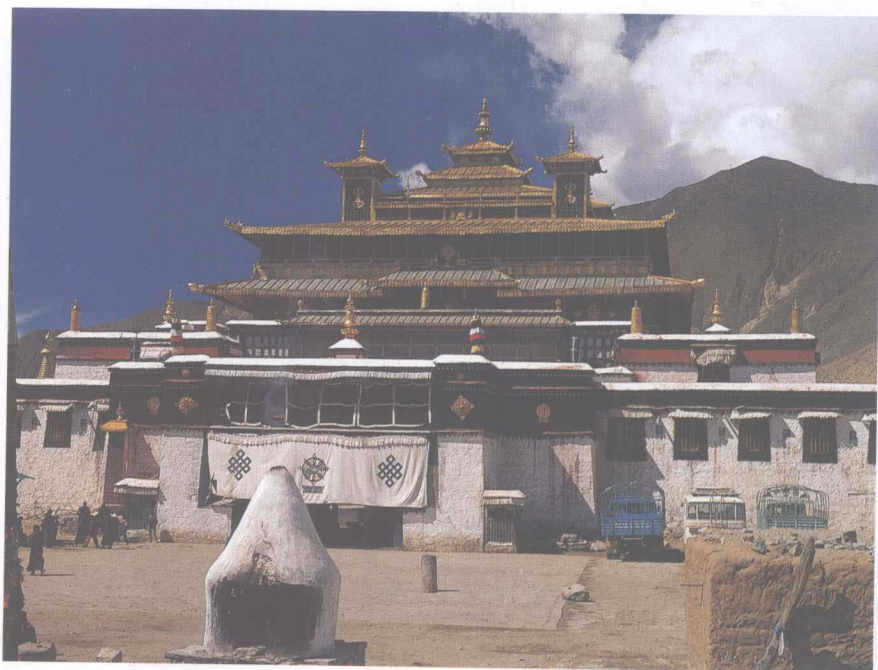
须弥世界

由远及近，悠然之中便进了藏传佛教的“世界”构造里，桑耶寺以佛教设想的世界结构为基本模式建成，而且是依照古印度最著名的欧丹达普提寺（飞行寺）而建，并且与密宗坛城曼荼罗极为相似。约在七七九年（唐大历十四年）建成，历经千年，桑耶寺仍然旧貌犹存。

居中的乌孜主殿看上去有五层，其实为三层，象征着佛教的

宇宙的中心须弥山。也许因为它的修建者主要是唐朝金城公主的后代赤松德赞与高僧寂护（静命）、莲花生，因而三层楼房的建筑式样与塑像面相分别是藏、汉、印的形式，故藏人又叫它“三样寺”。其实这应是当年藏地佛教初传的前弘时期的真实写照。此前虽有拉萨大、小昭寺等，但桑耶寺才是西藏的第一个三宝之寺，且还是西藏第一座显密兼有的寺院，有独立财产的寺院，而且藏族出家为僧的制度也由此开始，宝护、智王护史称“七觉士”的七人随寂护受戒。

主殿四方有四座殿，象征“四大部洲”。坐西朝东的是江白林（文殊殿），原来主供妙音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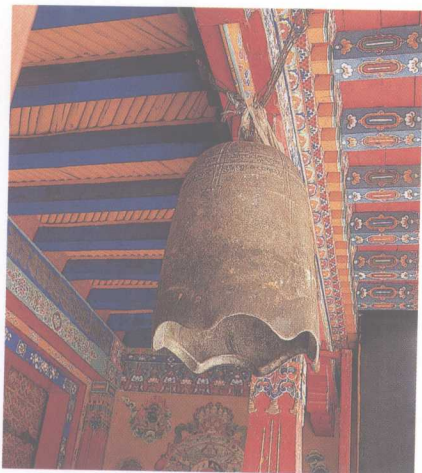


左页图：西藏第一寺——桑耶寺菩提塔景观。

上图：桑耶寺大殿外观。

下图：桑耶寺大殿门钟。从梁椽和壁画的颜色来看，显然是近年整修过的。那口古钟独自悬挂在新漆过的梁上，缚钟用的又是寻常的铁链和麻绳，不免有失轻率，也显得难以协调。

下下图：桑耶寺大殿内景，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虽然各有传承，但不可能不互相影响。图中的柱子和屋顶就有些汉地意味。



萨，壁画也以文殊为主；尤为著名的莫过于大经堂后甬道中部的部台，据说历代达赖喇嘛均在此下轿，徒步进入乌孜殿。对面是寺中僧人诵经地强巴林，原供强巴佛（传为释迦牟尼之弟），其壁画中有桑耶寺建筑布局图，可窥当时寺院气势恢弘、壮观有序的场景。其他两殿为近南大门的阿雅巴律林与坐南朝北的桑结林，尽管残毁严重，但桑结林的《佛母讲经图》却名声卓著。

四方殿又各有两小殿，所谓“八小洲”。江白林北面是朗达参唐林，寂护大师的卧室便在中层楼上。当然，八殿之中最为闻名的还是扎觉加嘎林（即译经

场）。有寂护、无垢、佛密、静藏、清静狮子、七觉士等大师在这里奋力译经，对藏传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至今，译经场大殿中庭院仍保留着数十组译经图，可见积累藏经的艰辛。另外六殿大多被毁或荡然无存。

在乌孜主殿南北本建有太阳殿与月亮殿，可惜惟有后者的千佛像还能给人以佛海的感觉，至于四角用于镇邪防灾的红、绿、黑、白四塔，早已隐迹漫长的历史之中。塔围原有的一百零八小塔据说是用金刚杵架的，而且里面各置一舍利子，象征佛法坚不可摧。



全寺外围是“铁围山”，开有四道门，其中东门为正门。只要看一看佛教的曼荼罗图案，你便可以发现自己置身于佛教的“世界”的何方。

莲花生入藏弘法

八世纪的吐蕃正是本教与汉、印佛教相互排挤，争执不下的激烈时期。虽然吐蕃的政治中心已在拉萨，但其文化基石仍旧

离不开雅砻河谷。桑耶寺的选址便定在当时赞普（吐蕃国王的称号）的冬宫扎玛（红岩）。

赤德祖赞在位时，唐金城公主（？～七三九年）有意引佛入藏，促使赞普派桑希等人到长安求取佛经。但不幸的是，当桑希等回来时，赤德祖赞已死，权力掌握在崇本反佛的大臣手中。他们只好将千卷佛经埋在桑耶附近的钦浦。赤松德赞长大后，



上图：哲蚌寺辩经一角。哲蚌寺属黄教，辩经源自古印度，现盛行于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较为少见。僧众对于经义互相辩难，一方面可以训练口才，一方面可以切磋佛理。图中老僧正战指发言，意态自信而温良。



藏传佛教诸流派（一）

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与西藏象雄本教经过长期的互斥互融而形成的。由于强烈的地方文化特点，它几乎构成了西藏乃至周边地区的文化主体，影响上千年。一般而言，藏传佛教有“前弘期”、“后弘期”的年代区分。七世纪时，松赞干布一改前代的扶持本教政策，在唐朝文成公主与尼泊尔赤尊公主的影响下提倡佛教。到九世纪，朗达玛赞普受贵族与本教法师的怂恿，下令毁佛，标志前弘期结束。这期间，藏传佛教虽经佛教与本教、渐（渐进修行）与顿（汉地禅宗之顿悟修行）之争，也出现过意希旺波等藏族佛教大师，但起主导作用的仍旧是印度寂护、莲花生等人，所以它还处于初创，更谈不上流派出现。从十一世纪左右起，经以公巴饶赛等人的“下路弘传”（青海地区）与仁钦桑布等人的“上路弘传”（阿里地区），后弘期正式开始，并逐步形成宁玛、萨迦、噶举、格鲁等四大流派和一些小宗。

宁玛派：宁玛是藏语古旧之意。此派尊莲花生为祖师，是藏传佛教中惟一形成于前弘期的派别。其以传承旧密（即朗达玛灭佛前所译密籍）为主，不像显教那么有组织，一度不被当做藏佛一派。其修法以“大圆满”为主，法术则掺合了本教方法，密典有《大圆满菩提心遍作主》等，尊神多为出世五部、世间三部的八大神像。著名寺院有桑耶寺、多吉扎寺、敏珠林寺与卓庆寺等。因该派僧人穿红袍，又称红教。

萨迦派：萨迦是藏语灰土之意。此派由昆氏家族中的衮乔杰波在宁玛派基础上创立，以寺名而成流别。其传所谓“道果法”，同时兼采各派显密，以“萨迦五祖”为其鼎盛期。该派因家族相传，规定除一人娶妻生子以延宗嗣外，余者一律出家。其经典、修法又有派别之分，各有特色。该派还曾建立过西藏第一个政教政权萨迦王朝（一二四六～一三三五年）并使其归入中国版图。最有名的高僧为萨班（四祖）与八思巴（五祖）。因萨迦寺殿内墙饰多色，该派又称花教。



左图：宁玛派僧人戴红帽、穿红袍，故汉人称之为红教。该派以莲花生为祖师，糅杂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成分较多。因黄教当道已久，现在红教亦推尊达赖、班禅。左图为桑耶寺僧人于班禅圆寂时，所表现的哀悼场面。



藏传佛教诸流派(二)

噶举派：噶举是藏语言传之意。此派密法来自印度，最初便有香巴噶举和塔波噶举两个传承。前者不多久就湮灭无闻，而后者则以“大子印”修法为主绵延不断。后来的噶玛噶举、蔡巴噶举、拔戎噶举、帕竹噶举四支均是塔波噶举的流变。其中噶玛噶举是藏佛中最早有活佛转世的一派，而帕竹噶举则建立了西藏第二个政教政权帕竹王朝（一三五四—一六一八年），直到十五世纪才遭格鲁派的压制。噶玛主寺是楚布和噶玛上下两寺，帕竹主寺本为丹萨替寺，后因分裂而支寺林立。因该派僧人穿白衣，又称白教。

格鲁派：格鲁是藏语善道之意。此派自称噶当派继承者，尊崇宗喀巴。后弘时期，印度僧阿底峡来藏弘法，后传种教而形成以热振寺为主寺的噶当派。到宗喀巴对藏传佛教大加改革时，噶当已融入格鲁派之中。该派显密双修，严守戒律，出现了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待五世达赖建立西藏地方政教政权噶丹颇章王朝（一六四二—一九五八年）后，而且还使藏传佛教完全成熟，并成为藏族的主流文化。著名寺院有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和扎什伦布寺（即黄教四寺）等。因该派僧人戴黄帽，又称黄教。

藏传佛教的影响不止于西藏地区，更不止于藏民族。中国国内的蒙古族、汉族、珞巴族等都有传播；国外除毗邻中国西藏地区附近的不丹、锡金、尼泊尔、克什米尔、印度等国，还有东亚、欧美等地区。

在意希旺波大师的帮助下请来了寂护。不多久，莲花生（莲祖）也入藏传佛。这样，佛教中观派与密宗联手，冲击着本教的地位，最终便在赤松德赞出生的扎玛修建了桑耶寺。

随着佛教在雅砻及吐蕃其他地区的发展，本教与佛教矛盾加剧。拥佛的赤松德赞便延请本教首领来到桑耶地方，与佛教徒同住桑耶寺。据说由于本教杀生导致了一场大辩论。佛教一方以寂护、莲花生、无垢友等为首，与本教一方的首

结束后，赤松德赞以本教“理由微小无力”，佛教“理由深广有力，论争出色，智慧敏锐”为由，宣布了佛教的胜利，佛法的无边，并禁止本教。

雅砻斗法以后，桑耶寺属民增加两百户，佛教也因而在吐蕃取得了“国教”地位。相反，一时间本教和本教徒遭到灭顶之灾，或逃到边远地区，或隐现于佛教的边缘。从此，吐蕃上下不仅一律崇佛，而且赞普子孙、贵族子弟也需择师习佛，这一规定影响了藏族文化及后世藏传佛教的发展。





上图：桑耶寺乌孜殿的廊壁上绘有莲花生的故事画，描绘他降服妖魔的场面。图为其中一片断。西藏壁画用色瑰丽，绝不留白，与印度壁画较为接近。

左图：桑耶寺属于萨迦派，但护法神殿却由宁玛派掌管。两派共治，为桑耶寺之一大特色。图为桑耶寺乌孜殿莲花生故事壁画。莲花生是藏传佛教的塑造者，宁玛派是藏传佛教惟一形成于弘期的原始教派，所以尊莲花生为祖师，而不供奉宗喀巴。

左页图：桑耶寺主殿乌孜殿所供奉的莲花生塑像。莲花生为印度那兰陀寺高僧，于八世纪应藏王之邀，入藏弘法。他以印度的密教为主，创立了藏传佛教。因此，莲花生可说是藏传佛教的主要催生者，藏传佛教各派莫不推尊莲花生，其中以宁玛派为最。传说莲花生入藏时，曾降服了无数妖魔和外道，为藏人留下说不完的故事。这些故事广泛地在民间流传，并形诸雕塑、绘画，成为宗教美术的重要题材。

桑耶寺

十六世纪以来，桑耶寺实际上是由萨迦派住持，但护法神殿却是宁玛派掌管。这种现象恐怕只在桑耶寺才有。

当年，桑耶寺本是翻译与传授莲花生旧密（即前弘期的密教）的场所，因而理当是宁玛派

的中心寺院。走进主殿乌孜殿的中层，可见明廊壁上绘有莲花生传记画，描绘他施用密咒、降伏妖魔的场面。殿中主供莲花生塑像，北壁绘有早期桑耶寺全景，西壁是各方朝礼图，表明莲花生在宁玛派甚至整个藏传佛教中的尊崇地位。由于宁玛派的教义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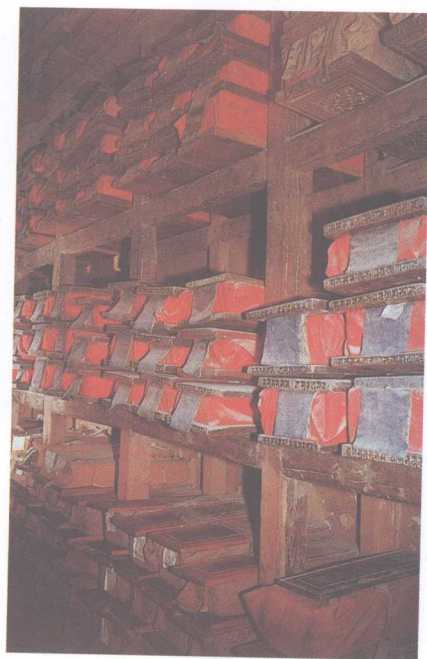
非人、猛咒咒诅、世间供赞。前五种统称“出世五部”，宁玛派僧以此修道成佛；后三种实际上是从七本教吸收过来的。九世纪时藏王朗达玛灭佛之后，宁玛派发掘出所谓旧密伏藏（埋藏隐匿的旧密法），带有明显的本教特点，同时为它成为藏地护法打下了基础。

到五世达赖统治西藏时期，桑耶寺的护法禳祷地位得到确认。后来，每当遇到战争、灾疫等重大事情，历届西藏地方政府（噶厦）都要请桑耶寺宁玛派首僧作法禳解，以求国泰民安。

雅砻古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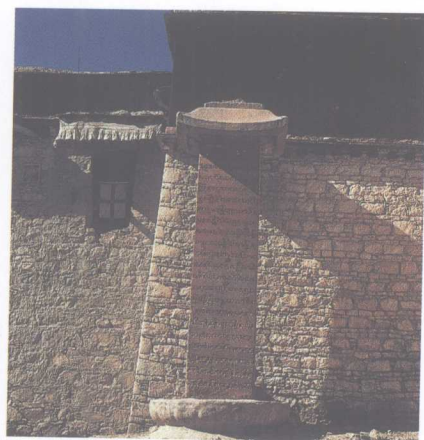
乌孜主殿底层的藏式结构中，前为经堂，后为佛殿。经堂两侧分塑七尊怙主像，反映了藏传佛教从萌端到成熟的过程，既有请佛入蕃的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又有弘法僧寂护（左边）。既有后弘期的肇始者阿底峡大师，又有集大成者宗喀巴大师（右边）。大大小小的经幡、经幢簇拥着诸大师，宛若在佛海飘流。围绕佛殿的转经回廊里，壁画繁多，尤以无量寿佛与菩萨最多。殿中天花板上各式各样的曼荼罗图案，如入极乐世界。

殿中主供的释迦牟尼像极为高大，据说用哈布山上整块天然巨石雕刻而成。左右泥塑是菩萨五尊与护法神像，后面为经书满架的经架。释迦头戴宝冠，内着僧祇支，外着袒右肩袈裟，作地手印，结跏趺坐，安详如镜



其秘传的特点，宁玛派往往在藏传佛教中起着护法的作用。

在护法神殿里，可以看到宁玛派的八种神像，即文殊（身）、莲花（语）、真实（意）、甘露（功德）、金刚撅（伟业）、差遣



上上图：桑耶寺主殿乌孜殿所供释迦像。图中可见左右两侧之菩萨及护法，后方隐约可见该寺所藏经藏。释迦两侧之木柱上挂有唐卡（帛画）及哈达（丝巾），当为信徒所供奉。从唐卡的色泽来看，应非该寺故物。

上图：桑耶寺之兴佛证盟碑，传为赤松德赞时代之物，具有历史价值。

右图：桑耶寺乌孜殿的经架及藏经。藏文大藏经称甘珠尔、丹珠尔，共三千余部，以密教、唯识、因明等晚期佛教经论为主，故为研究晚期佛教的重要文献。藏文大藏经之装帧仿效梵笈，经文印成散页，外夹木板，并裹以布巾，与汉籍有所不同。

右页图：桑耶寺乌孜殿释迦牟尼佛两侧供有菩萨及护法，图为右侧的五尊菩萨泥塑。菩萨衣冠华丽，左手下垂，右手平举，作结手印状。手上挂的哈达，为信徒所献。藏人及蒙人所献哈达作为赞礼。